

回憶地動山搖的一天

李學勤

“文革”後期的 1974 年，我開始接受整理長沙馬王堆漢墓帛書的一些工作，可是由於那時我所在單位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仍處在“運動”之中，直到 1975 年初軍宣隊纔批准我去設在文物出版社的“整理小組”報到。那時已近春節前夕，記得正趕上于豪亮先生回四川，向大家辭行。此後我在“整理小組”上班，在 1978 年歷史所恢復工作前一直沒有回所。即使是回所以後，我與“整理小組”的聯繫並未終結，有關的整理工作延續了好多年。

在這相當長的歲月里，自然有許多人和事是值得紀念回憶的。對於我來說，有一個日子印象最為深刻，永遠不會忘記，這就是 1976 年 7 月 28 日，唐山大地震的那一天。

地震對於“整理小組”的同人來說，算不得完全意外。那年之初，我和李均明、王露兩位一道去了湖北雲夢睡虎地墓葬群現場，觀察拍攝新出土的秦簡和其他文物。回來後“整理小組”本想把睡虎地簡儘快調來北京，正是因為傳來可能有地震的消息，暫未實現。等到春天過去，地震的預警也便被大家淡忘了。

在大家的努力之下，睡虎地簡的整理考釋進行順利，到 6 月已告一段落，我們有了比較寬裕的時間。這時河北省的劉來成、信立祥兩先生來到紅樓，帶來 1973 年定縣八角廊西漢中山王墓發現的大批竹簡，文物出版社領導問我們願意不願意幫忙整理。我們看這批簡統已炭化，字迹辨識不易，但細心觀察，仍可知道內容相當重要，便自告奮勇，承擔下這個任務。

當時參加“定縣簡整理小組”的成員，有張政烺、顧鐵符、于豪亮三先生和我，工作地點是在紅樓三層朝南最東的那個大房間。大家確定了一個流水程序，先由劉來成先生把有字的簡一片一片地清理出來，然後我們傳觀試讀，把初步的釋文逐片記在卡片上。炭化的簡是黑地黑字，必須用很强的燈光從不同角度照射，纔有可能加以辨

認,這很損傷目力,以我自己而言,看了一兩小時,就覺眼睛痠痛。不過做了幾天,逐漸認識到簡的內容很重要,陸續發現了《論語》、《文子》、《太公》以及《六安王朝五鳳二年正月起居記》等等,大家心情都頗激奮。我們着手將簡分類,小心地排在若干紙盒之中,到7月27日,這樣的工作已經進行了大半。

28日凌晨,天還未明,大地震突然降臨了。

我住在東城區乾麵胡同中國科學院宿舍。乾麵胡同有兩處中科院宿舍,都在路北。東面一處是蓋有新樓的,我住的西面一處則是平房,有幾重院落,我的一間在中院北房,和顧頡剛先生緊鄰。這時震感非常強烈,房屋的木結構嘎嘎作響,我在床上驚醒,馬上意識到“地震了”,急忙拉起妻徐維瑩和第二個孩子(我的長子當時在唐山附近軍糧城“學軍”,那天晚上纔由解放軍送回),奔到院內,鄰居們也都先後出來了。這時,幾次聽到有房屋坍塌的聲音,足知地震的強大,在我心中出現一個念頭:“定縣簡完了!”

略事安頓,我急忙騎自行車前往紅樓。到那裏,天已大亮,祇見樓外用小桌拉起一道“防線”。國家文物局的朋友告訴我,地震的震中在寧河(河北省考古學家、我的老友唐雲明的老家),震級很高,紅樓是“古建”,有危險,局裏決定不得進入。我觀望一會,祇好回家。

在家吃了早飯,七點多鐘,我帶著孩子再去紅樓,文物局、出版社好幾位領導都在。他們討論後,同意我和金沖及先生上樓,但是祇限五分鐘。我們兩人飛奔上樓,看見不少玻璃櫥櫃翻倒在地,東西一片狼藉。到了三樓整理定縣簡的房間,開門進去,卻見前一天我們放在桌上的一大疊紙盒,一點沒有變化,仍舊高高地豎立在那裏,真可說是奇迹。我們趕快把盛簡的所有盒子都拿下桌,平放在地板上,希望假如再震,這樣會安全一些。這時幾分鐘已經過去,我們即快步出樓,心中覺得安定了許多。

我騎車帶孩子回家,忽然天降大雨,就在迺茲府關東店巷內的一處房屋的檐下躲雨。後來聽說,大地震後下雨是常有的現象。

這次地震給“整理小組”帶來的衝擊不小。各間辦公室裏,文稿、照片、材料大多散落,亂得難以收拾。比如說,馬王堆帛書《卻穀食氣》有一塊小片已經損碎,祇是故宮博物院揭裱時留有一張照片,成了孤本。這張小小的照片地震時飄落在一個樓梯上,幸有吳鐵梅先生看到,檢回收藏起來,後來有關整理報告的圖版上,用的即是這張珍貴的照片。

“整理小組”的所有人員,在這樣的困難前面都很堅強,包括年事已長的幾位先生。震後一兩天,我曾去看望唐蘭先生和張政娘先生。有一件事,我覺得應當記下來。唐蘭先生住在故宮博物院的小石橋宿舍,在胡同路北,其對面是一所大宅,後來

成爲“竹園賓館”的，朝街的北房高大堅實，然而房頂上面的瓦被震得全部都滑瀉在地上。這個景象非常奇異，理由似乎也不好解釋。

我們那時最盼望的，就是趕快恢復“整理小組”的工作。好在不久，文物出版社連帶“整理小組”暫時遷入故宮西華門內檔案館新筑的樓裏辦公。由於河北的兩位已經回省，我們便把定縣簡一盒一盒地裝進一個大箱，安排了一輛汽車，我與李均明先生把箱子放在膝上，摟着護送到檔案館，小心存放在地下庫房內。我還請李均明先生寫了一張“珍貴文物，請勿移動”的大紙條，貼在箱面上。萬萬沒有想到，不久聽說有人去那裏修電線，無意間將箱子翻轉了 90 度，致使竹簡遭受了無法挽回的損失。這也可說是大地震間接造成的劫難，思之不禁歎息。

定縣簡的工作到 1980 年纔又得以繼續，詳情可見文物出版社 1997 年印行的《定州漢墓竹簡：論語》一書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定州漢墓竹簡整理小組撰寫的“前言”，這裏不多說了。

